
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弘治臣一

徐溥 丘濬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太守有惠政鑑永樂閒爲戶部郎中與尚書夏原吉同寮繫[illegible][illegible]謫復官宣德中出知瓊瓊多異産中使採瓊鑑限有司弗予及行所部一輒遣騎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産多發黨邀賄鑑一鎮以静民漸染夷俗鑑婉導化之皆感悅立生祠祀鑑比鑑卒巷哭家祭柩還送者塡海月其舟至不見父琳以孝義稱溥兒時裒取經典法言藏夾袋中里師疑爲玩具逼觀之乃大驚辭琳曰吾不能爲今子師矣景泰甲戌中進士

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孝宗即位以
先朝舊學陞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同日
入閣五年爲首相累陞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弘治十二年以目疾
求去上眷留之久乃許踰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謚文靖祭葬恩禮有加溥德性凝重度量宏遠在內
閣承劉吉恣肆之後處以安靜十餘年間以仁厚寬
裕培養國體其所納約將順天下陰受賜有所諫議
歸於慎守成法而已或勸其建白溥曰國家法度我
祖宗所以加惠元元至矣盡矣爲人臣子患不能守

耳孝宗即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憸邪用老成一時善政雖出上斷溥贊弼居多在經筵敷陳明達進止從容凡有規箴多見嘉納每退食私第推誠延訪如恐不及言不必出諸己惟其是用人不必所知惟其才且賢人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天下服其休休溥珍尚古董詭者因而投之以得薦拔時有金翰林畫編修之稱溥居父母喪廬墓三年自奉甚菲非賓祭未嘗殺牲周卹施予不少靳惜初入官即分俸贍族及在內閣置義莊千畝上爲蠲役人頌其義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曾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遠涉數百里轉宛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顓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重之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寘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苑焉李紹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長名邦兼奉庭聞固宜浩博子海外孤生安所師友乃亦如是濬以海外孤生

蹴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日名四方旣撤
餙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
顏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
叅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蠻賊自
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
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爲功而人心始月離賊
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逐
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
賊皆來自廣西猺獞而居民從之使其盡反巢穴民
無所從莫煽以變所以必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

猺獞在峭嶺險峽中雖有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鼓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功必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縣開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縣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四路之兵俱會潯州窮搜極追

且招且剿此逐策也廣西猺寇所在有之惟潯州大藤峽前臨河後抵栁慶左界貽梧右接邕賔中皆高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刀耕其田盡在山外若進兵屯守蹂其青苗使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耨飢乏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雖地大瘠今欲進兵宜以七月春夏退屯於潯州旣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蓰於昔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寇旦夕來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虜姑且順從冀須臾無死賊因而劫持

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樵爨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僥倖不死固心語曰我豈從賊不得已耳它日賊平故可趨賊供役如平居忽聞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既至眞賊遁入深山了不可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與言及此深可傷憫今之總帥宜戒前事名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疑顧出榜招徠許以自新或與殺賊贖罪然後良民可使不爲盜也而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弓報効等項名色以絕其驛騷加意撫綏廣州一府以固其根本獎諭服順之土官使聽調遣厚加犒賞

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私鹽之禁以爲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虜軍民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俾爲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讐者編爲義兵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濬策以韓聞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脩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慎取與恬仕進富於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於奏對勑諭之文引

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爲有用之儒也宋眞德
秀大學衍義舊至脩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
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巳見爲百六十卷凡列
十二目詳列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天下
之務易教先後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
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㡬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
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
之上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
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尼何命充副總裁
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

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末疏言皇上處臣内閣不許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閲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燗然第恐行將不如言將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儻聖明採一二於十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言禮經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是以伊尹幡然於數語傅説嘉命夫三篇管仲問答於齊桓樂毅披寫於燕聠韓信登壇而對諸葛亮草廬而

策姚崇入相而要臣之愚惷上逺古人若大學衍義
補一書臣所竭思盡忠搜古縶來非如鄭康成之訓
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
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内閣是臣書遭逢之
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爲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内閣二
三儒臣會同斟酌摭詒施用或有窒礙姑留俟後臣
决不敢護短求勝上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
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即開欸明年上言臣所進大
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
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

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天地閒物雖珍奇異寶失可復得獨經籍者宇宙精華生人元氣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旣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閒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

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緝佛道用備藏經徧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况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墮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所儲郎儲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邃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密爲𥲅之問類聚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浥爛斷絕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内閣書目不能什一數

十年來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失今不治後
無及已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
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
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
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
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鐫書本而已夫國家經
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
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
勑大學士等將內閣見存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
典籍等官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本刻比較年月

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兩京國子監仍勑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鋪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較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倣宋朝賜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寮屬同赴曬晾畢事扃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

旨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聖德神功超越萬世御
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
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
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
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
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
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
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
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
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漑間或成於衆作何不出于上

裁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繇覩記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者其後人尚傳寫琬琰布天下示將來宣大其名聲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即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閒繁不易舉質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做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

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相承致治之跡惟賴實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内府内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未繇憑稽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眞贋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汚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甎石不用樑棟勑寫一部藏以銅匱庋樓上層凡國家大

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誥冊制誥勅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勅先後錄寫盛以鐵匱庋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倂之不惑書奏上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百六次比年彗見天津地震無虛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震在京師邊防尤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書

孛三地震五飛禽二一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今豈九二十五六年之內變不虛生甚可畏也陛下改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脩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庶可回天變消物異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脩煉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腆曰誦經持呪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祀神可福祐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賙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

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閑田為己業曰差官於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之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濬先發者疏幾萬餘言上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亦衍義補所言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

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訐恕恕
意濬教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悼亡長
思錄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上不問也濬自少苦
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上令朔望朝
參大風雨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最後悉免其朝參七
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八年卒于位計聞上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
太傅謚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當尚寶司丞濬仕
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
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

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倣魯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兩與策士及爲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末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夷狄之俗即不仕可耳其說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于弱冠嶺南耆宿皆服其言子敦沉默博記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體

李正德初復以曾孫烈繼其官賜濬景賢祠于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郎曰徐溥在孝廟之朝用意忠厚一二薦引稍涉情徇而譏議遂生丘濬立朝有險譎之名讀書宿儒亦豈宜爾若迂與亢疑有之矣

王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博學果練喜以經術用世出爲大理左評事景泰間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夙夜在公請謁不行

事無大小寬猛惟當歲再饑再不俟監司報下輒發賑民既安阜乃選士教肄講解課勞如張鼐高銓馬岱丘俊俞俊張銳輩後皆顯達揚人比之文翁 張鼐歷城人成化乙未進士爲御史抗疏劾李孜省謫郴州判官累仕南左都御史正德三年逮獄削職　高銓江都人成化己丑進士爲河南按察使風紀整肅陞左考致治行異等以左副都廵撫保定有奸民獻民田爲皇莊者侍郎許進奉命會勘寬華持野至鄚州縣吏不得行進遂欲以小民冤狀闘銓曰此留爲民至意萬一不測如重民罪何請弟勘實聞上雅愛民必不忍奪其生奏上果然正德中爲南戶部尚書忤劉瑾致仕逮獄瑾誅復官銓精通律令自謂治律之功不減治經史推挽名下後進不遺餘力　俞俊麗水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南工部尚書俊宇秀麗體貌端莊事父母孝治喪一依文公家禮廬父墓三年有芝草之瑞 天順中最遷江西提學副使尋轉江西右布

政使討平嶺冠之犯贛州者成化初轉河南爲左襄

鄧流民劉通爲變聚衆數十萬推石龍爲謀主劉長

子苗龍苗虎爲羽翼勢甚猖獗擢恕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捕治之南陽襄荆諸郡以都御史開府自恕始

恕雖軍府草創經畫有條會以内艱當去詔奪喪復

任乃與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督兵攻破之擒

通并苗龍等下令毋得擅殺一人榜示流民各使復

業遂乞終制不許尋奉勑巡撫河南流民爲恕立祠

家繪像祀之劉通西華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狻猊約重千斤能隻手舉之人因號爲劉千

斤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尤天峯

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和尚者名龍糾合馮子龍等

四散劫掠通令男聽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崖名大木啟立黃旗聚衆移住梅溪寺偽號爲漢稱德勝年立國師總兵等官聚徒四萬大肆劫掠攻陷城池以再平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當又苦蝗大風晝晦怨乞罷以謝豫人不聽下其所疏荒政爲蠲賦赦有罪入朝會議疏言六事皆切時政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改刑部左侍郎治漕請禁抑馬快船以便糧運因及弭災數事上爲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十二年罷靑見大學士商輅上言永樂開安南入我版圖矣以鎮守非人遂致失陷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邊地而雲南與安南尤爲切近蠻夷土官易生事變宜

選剛直有為大臣巡撫其地遂改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之安南王黎灝素桀驁生事鎮守太監錢能使其部下指揮景等遺灝玉帶龍衣吳裝玩好灝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安南人互市綑載而歸恕至遣騎道執之景投井死因劾能私通外夷械致其部下數人沒入所得金寶巳能復驛進黃鸚鵡恕言鸚鵡變黃鳥妖也明王不貴異物不宜萬里勞人進一微羽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上為召能歸安置之南京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名掌南京都察院事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

言言剴切直聲動天下自黔國大帥下及土官夷人皆奉恕法令恕之雲南單車攜蒼頭往返衣書各一橐所饋送人不過毦罽諸薄物而已尋參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數出己意行便宜而同官不便之謀改恕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京兼總督糧餉下車延耆碩問利病刺及屬城吏賢否疊者望風解綬罷者刮濯爭自効皆不勞理乃
奏天下一切賦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粲緊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絲綃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請以常州府羡

米六萬石補民夏稅請以羨錢六萬貫補諸府戶口鹽鈔請爲民減耗米十萬餘以蠲重賦請奏免秋糧數十萬緡半之以捄水灾周行賑貸至一百餘萬口以活貧民吳人謂自設巡撫以來獨有周忱與恕而已忱以十八年而恕爲之乃不二年太監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書名截江網者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典謨訓誥無逸旅獒皆帝王治平典要何取截江網外道妄誕何取觀音羅漢則劾福百戶汪清齎無印信駕帖至郎中鍾番所恕言若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則劾清太監

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藥物珍玩因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官府供億不貲則劾敬太監段英下蘇松等府造藥栴冰梅酥合油牛黃沉香乳香花毯綵綾諸物所至誅求無藝怨並不應則劾英王敬來江南朝廷予鹽引七千為物直敬動發寧國等府衛鹽至萬五千餘引所得至二萬二千餘金復括取蘇常等府金銀三千餘兩珍玩可數百事悉聽隨行千戶王臣指揮剝削軍民以覬寵幸則又劾敬既朝命召敬還敬復留滯徐州者久之怨言王敬已取還復滯徐州惟千戶王臣舍人

張麒是聽𨼲鹽賣鈔需索金銀寶石擦括玩器書畫
細織綵緞五毒紅紗虧官損民難以數計夫所謂五
毒者文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此五物織而爲衣用
之午節謂可辟邪人驟見之反謂不祥顧乃暴殄天
物虐害烝民王亞素爲奸詐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
同爲美官夫金銀乃天地精氣非智術可爲昔文成
五利以此欺漢主王臣復以此欺陛下所謂罪不容
於死則又復劾敬上前後得怨疏雖有行有不行顧
見怨劾敬獨多心知敬罪惡敬入京誣奏憖株及常
州知府孫仁上遂密遣人偵敬盡得狀乃收捕敬下

獄訊讞具報坐臣斬首敬貸死謫孝陵衛麒等同惡十八人皆遠戍之遣人函臣首梟之江南而仁以恕論捄免於是江南人人誦恕曰王公不言有爾耶恕在江南崑山人有李元壽者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恕見而愛之呼為李生名使侍舟中無事輒令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衽而聽之尋復為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能有敬事而已亡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秦晉餞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太監芳比妖僧繼曉盡大鎮國永昌寺作

旨下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怨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曁先聖僅一廟佛至千餘寺舛也一寺立移民居且百家費内帑以數十萬俊言當宜與黼皆復官亡何還俊黼南京止蓋寺役蓋當成化之時内官用事倚仗錦衣千百等户齎駕帖爲名織造旁午貢獻絡繹採取不貲遂使民間徭役繁興財力日詘怨讟應詔言事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大率與中官爲難大率多報可天下益服恕忠勁朝事有不可恕雖身在外朝士輒望之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且言矣則果言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廟堂之上

内而宦戚外而閣部各引置私朋及汪直李孜省内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多爲下惟恕著節無所撓與恕同名者彭韶時人爲之語曰兩京王恕天下彭韶然公卿大臣皆側目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請留恕比之汲黯上下純獄外調之而恕名益高王純僊居人仕至湖廣按察僉事薦屬任眞有不當意輒見詞色剛氣勁節凜凜爲士夫倡　上崩孝宗即位薦恕者無慮日特名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御史曹璘等言邇勑取王恕中外以爲

且大用之尋聞處以吏部殊失所冀乞俾與大臣參
議政事南京御史吳泰亦言恕老且賢宜處之論思
之地上曰朕用恕循祖宗朝待蹇義王直王翺故事
固咨謀之其明年左庶子王臣請上御經筵無廢大
寒暑恕言臣聞之君子無終食違仁孟軻曰君子引
君當道臣又聞之賈誼傳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教
訓保者保其身體臣官以保爲名誠愛陛下陛下誠
志道與仁矣即今講官時進講章玩繹閒燕亦足進
學非必陳儀衛設酒肴乃爲經筵也祁寒盛暑慎居
起保聖躬亦不可不急臣謂即暫止經筵如天順成

化間無所不可大理辦事進士董傑御史湯鼐先後
言經筵講學人主上務祖宗盛典也陛下舉行士民
跂首讚歎王恕舊眷特知不聞將順乃慮傷聖體恐
費酒肴所以待陛下甚卑失天下士大夫望恕惶恐
辭印歸第待罪上勉出之恕疏臣蒙恩首擢日夜思
報外人但見陛下待臣最重望臣太深欲臣如宋起
司馬光故事盡更張一時庶政特非熙豐臣亦何人
昨侍經筵臣等皆汗浹背押擬恐拭尚自不堪仰觀
聖體凝然不動竊念臣下猶難何況人主當此血氣
未定之時萬一局頓是生疾病臣實不安諸臣論列

臣罪臣不能辭臣願乞罷上復勉留之恕在吏部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人莫敢私干者所引置同列如耿裕張悅李敏彭韶周經何喬新倪岳皆一時之望忠諫久廢如强珍王徽黃仲昭賀欽汪奎被抑如周瑛祁順幷皆薦舉大學士劉吉時有軒輊每不爲屈恕遇事輒言有不合輒求退吉滋不悅目爲沽激居久之南京太監蔣琮奪民蘆洲湖地御史姜綰案劾之琮訐綰辭連御史章等十餘人劉吉故惡科道官薦恕可內閣至是擬旨下章等十人獄請太監穆大理寺卿謚等往勘綰皆降級外調而太監郭鏞使至

南京遊船後湖御史孫紘劾鏞燕姝禁地鏞還自辯
因言户科給事中方向牧羊後湖灘上户部主事盧
錦鬻湖官蘆收廨事發勘問者應天尹楊守隨南刑
部郎中璧南大理寺正釗止坐錦爲民向無所罪御
史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上犴使穆等勘奏吉亦以
中旨降向邊衞職守隨璧釗俱降級外調户部尚書
李敏及科道官皆言御史下獄琮治事如故綰等降
職琮又與鏞皆蒙恩宥宫府異體政令不公不可示
天下皆不聽恕言琮鏞之事人心不平近屢有言輒
以命下爲格夫事未得當十易何病若謂已行無及

登古納諫如流者皆在命先君父臣子人之大倫也臣所學者忠孝之道臣親去世孰從爲孝幸有陛下可以効忠若陛下曰可臣亦曰可陛下曰否臣亦曰否則非陛下召臣之意亦非臣願也乞追還前旨用消物議上好荅之然竟不行時上以寬仁待下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增服色莊田若文華殿中書舍人工匠醫士畫士等官多有傳陞得者怨輒爭雖不盡聽然皆得好荅至薦起都御史秦紘論救知州劉槩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苛刻多杖死人坐斬臧等皆恕力也恕在吏部有少子承裕年二十餘

爲舉人恕令開門納客具得人才文武之槩退叩所
聞用多稱職延安知府崔某考滿考功郎持牘上恕
曰此人廉吏也君所考未盡其節因署美考次日往
謝曰某忝邵吏何繇辱知恕曰吾諸子留三原鄰郡
守惟公無問遺耳恕在吏部有賢士大夫至部堂者
延之後堂禮以賓禮命坐留茶人人謂恕能傾心好
賢也先是大學士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以
禮部尚書故坐恕下濬既入閣恕尚持其吏部銜且
先貴据濬上濬於是與恕爭會考察恕奏黜若干人
中旨留者九十餘人既科道交章拾遺請如恕黜有

旨吏部指實跡開恕詳疏各官原考及本部所訪察
者有旨復曰憑考語未實其如故所訪廣東叅政兩
等事跡以奏恕疑濬當事故窘之益求去太醫院院
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考察失職奏恕矯詐强
悍先帝洞察其奸放歸田里恕求人薦驟起吏部內
貪權位外稱疾引年所陞官員多濫以擅卽如院御
醫吏目陞用選補悉變亂祖宗舊制恕怨先帝退歸
託人立傳鐫行題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歷數闕政
自比伊周疏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
失沽直謗君不臣可見因并以所鐫傳附進上付恕

閱怨奏文泰怨臣沮其倖進誣奏陷臣臣起吏部不
知求薦何人臣傳作成化二十年踰二年臣乃致仕
先帝在也即傳中所載多一時承弼之言適足彰納
諫盛美臣陞除皆是遵諸司職掌及見行事例不則
賢者文泰無賴小人坐此機刻其奏詞非老文學內
陰詭者不能爲乞勅法司執之午門會官追問上爲
下錦衣鞫之怨言蓋陰指濬錦衣鎮撫奏上文泰初
欲奏恕與後軍都督府都事裡計議屬草一通又示
恕所鏤傳於故都御史禎禎見中所引五子之歌數
語意近詆毀因言待我舉發爲先帝報不平遂亦草

奏一留文泰家文泰再摘禎語增入巳奏禎復爲文
泰潤色文泰往謁大學士濬語及恕傳濬言不當鐫
行若有上聞罪不小文泰奏恕沽直謗君是濬所說
上責文泰妄舉大臣降御醫責恕賣直令毁傳本恕
復奏辯不聽濬因奏臣與王恕素無閒隙朝班中惟
臣二人最老官同極品班序每相推讓恕見臣自備
員內閣以來少所交語疑臣內或不足不知密勿之
地不當外通諸司臣迂僻不識忌諱每對人言好舉
祖宗典故見今吏部行事有非立法初意言論之間
不無波及皆是非清議意欲恕聞改之蓋望以古道

不意訪知文泰往來臣所見其奏頗成文又因近留黜官員意與臣衍義補書中所論偶合遂意臣主使傳播法司審勘不免略及文泰就假臣言覬或寬坐夫沽激告訐之人臣平生所惡每每形之於言著之於書躬自為之是臣反覆小人甚也臣學疎年老傷之匪比誅譴甘心伏望放歸山林為大臣不謹之戒不許懇求去益力乃給驛賜歸命有司給月米歲夫恕起用以來乞休二十餘疏至是乃允南京工科給事中瑆御史德等言濬入內閣行事多不滿人意近又可窺其微大臣多矣文泰獨攀濬一人是必有故

乞勅錦衣仍鞫明文泰果出濬使濬誣非人如文泰
言虛則以一小臣傾兩大臣姦邪讒謗宜加重罰以
解天下疑濬之心皆不允恕去居二年濬卒文泰入
吊濬夫人叱之出曰爲君而使我相公齕王公負朝
論何吊爲恕在位志無日不在天下國家無日不與
賢士大夫往來垂老更究心學問在留都時嘗出有
狂夫向恕騎呼萬歲恕入部延諸僚屬駕部婁性曰
昔張忠定行軍時有故事恕曰止勿言待我自思比
曉得數策還語性性皆不答因問當時忠定所以處
者胃然歎息謂古人之不可及家居年八十八矣猶

作石渠意見取先儒傳註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
可否務剗俗學以求合不傳之旨正德改元年九十
武宗遣行人存問加恩恕復疏數事又四年卒恕魁
偉高岸居常噉食兼人至其日少減已入閉戶忽有
聲若雷白氣瀰漫膷之瞑矣訃聞上輟朝予祭葬超
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賜謚端毅恕五子十三孫
多賢顯承裕為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
郎曰王公立朝身繫安危治亂者五十年退以耆宿
高天下者又幾二十年王公沒名在士大夫閒不衰
以擬韓范兩司馬然在當時猶有漁色之譏用是知

士行之難也

馬文升　　劉大夏　　戴珊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今爲禹州人初生時州東南隅有異氣童而多力日撲凡兒百十于地下以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先後都御史王文王翺皆謂文升國器一再按湖廣風裁凜然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擢福建按察使鎭守中官虐肆文升制戢之閩人美焉形諸謠誦成化元年進大理卿丁父憂家居有平凉固原里土達滿俊者元故部落把丹之孫也把丹來歸高帝高帝授平凉衞千戶散處其

衆開城諸縣抽丁壯爲軍從其養生射獵無所徭役名曰土達成化初虜會孛來毛里孩入寇有李俊者奉孛來羊酒孛來悅賜俊馬俊有北從孛來之意滿俊行四曰滿四土人故都督張泰養生鳴沙洲有牛馬千餘虜刦之泰意土達張把腰等盜巳以告巡撫都御史陳介厲按察僉事變按治詞連俊而先是通渭縣人户逃居滿俊堡縣遣人追捕俊殺之縣亦上介逮俊俊雅縱佚不知官府益危懼會叅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俊馬匹鷹翎諸物奉清俊厭苦之以告李俊俊曰何不偕我北從者平凉衛指揮

僉事滿璹俊姪也有司檄璹捕把腰俊等甚急璹拉二十餘人往旣至俊散食之各家盡殺之因劫璹入石城石城者疑卽唐吐蕃石堡城也山上石砦四削無水泉鑿五石爲井腑之俊曰據此設不勝北從矣其徒相率僞尊俊爲招督王李俊爲順理王散遣行劫李俊先敗死俊料土達三萬餘累敗官軍朝命陳介及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合討之軍復敗詔逮介壽等獄命右副都御史項忠爲總督鎭守太監劉祥爲監督凉州副總兵劉玉爲總兵都督僉事夏正都指揮劉

清爲左右叅將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調甘涼延綏寧夏陜西官軍共五萬往討卽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協勦之時成化四年也文升馳至與忠講求方畧形勢分軍六屯期三日大舉比至延綏軍恃勇失利衆危懼居數日復往賊佯敗入城伏羌伯毛忠從之死焉劉玉被圍中流矢忠以爲憂文升言勝敗兵常况我戰賊死亦多此時黃河未凍賊亦安能遠北徙乃破空塡列下令有亡者斬之請忠絕賊芻汲焚近地草令賊馬無所得食委死人馬水泉處候賊夜汲掩襲之文升語忠諸軍惟延綏軍與賊

門相對曰被攻圍彼處當發兵邀擊賊若上山攻我我以精兵衝賊脇乃遣五百人候賊賊果攻我山上兵依法擒之斬首十數級賊懼請降忠玉單騎至城下招之賊數百人鮮明盔甲繞騎示狀更曰必見巡撫大人文升從數十騎往大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咸在登應精兵旋遶四外叱去之至城下俊儔出訴遂挾璹以歸而俊復入明日堅壁反覆文升語忠曰黃河且凍虜入套賊乘閒出合患大矣莫若急攻城衆不敢決石城外有濠深丈餘人馬不能至文升縛木爲橋車推至壕俯前爲蔽負土塡之須臾壕平

有出降者縱之歸家賊懼莫禁回回楊虎力者俊謀主也則亦來降因爲文升言賊中事文升移兵東山口約諸軍悉力前戰遂大敗之生擒滿俊城中賊復立達官火敬爲主居數日不能支一夜潰散擒斬數千級又捺山得賊五百餘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分給官軍官軍以虎力之拏至虎力曰望公生之文升曰吾心也爾有親戚皆爲爾宥死乃夷險要塹戰齒鑿石紀功還軍固原斬其生擒者八百餘人留滿俊火敬等及其魁黨二百餘送赴京師坐伏誅凡一再平勅獎勵於是請添設一千戶所於石城北改固原

千戸所爲衛選指揮治之增兵備一員舉知州楊勉爲僉事班師事聞加太監劉祥歲俸二十石陞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文升與王銳皆左副都御史餘遷叙有差而任壽吳琮陳介論謫戍劉清馮傑坐誅成化五年二月也文升奉勅撫安餘達親詣固原名諭耆老釋其驚疑奏復三年以安其心選壯丁千兵隨軍再官滿璹西人樂從自効誓死不敢復爲變項之漢中流民李鬍子倡妖言扶衆叛潼關軍餘火蝎兒蒲城民王彪鑄山行刼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文升築城堡

募士授兵皆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前後設法轉
給芻粟飭茶法易番馬給軍中騎條陳時事若禦戎
策上嘉納之進提督甘涼寧夏二鎮軍務虜寇臨鞏
文升逐之破擒其平章迭列孫於黑水口虜寇韋州
深入至好水川文升破之湯羊嶺斬首二百餘大獲
其馬牛羊名嶺口得勝坡勒石書捷進平岷州俘其
叛夷酋首然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
滿九載僅予二品祿成化十二年虜犯宣府命文升
出飭遼東邊防胡繕城練士教五花營八陣圖使習
肩精兵而陳鉞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輕易建治

將吏罰馬與芻馬價坐削諸將吏猶且怨文升歸言邊事十餘有諸禁巡撫罰將吏馬者鉞遂以爲隙先是海西兀者前衛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檄鉞案驗鉞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率所部欲繇撫順關進既而阻之散赤哈大怒折箭誓恨復歸海西道過建州而建州夷若朶顏三衛女直人故我屬夷也正統已巳之變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永樂中授官賜璽書皆失之其子孫無所證以請襲歲入貢第名曰舍人貢數被裁宴賞皆薄以是久

怨先是成化初東建州都督董山等乘是以動海西擁衆入寇朝命總兵官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擒繫山董山降逮赴京師予之歸復桀驁如故輔秉奏誅之黨與皆安置之閩廣建州三衛女直人念報董山之誅有日矣至是則留散赤哈聚兵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巳去獨近塞也僧格等十八族皆上著虜方入貢走之撫順所白鉞鉞方欲自解與副總兵韓斌謀置也僧格獄中搥殺之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擣巢請議勅撫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名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與文升入內閣議皆

言虜有貢使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恩或言酬之用大官以消其怨文升曰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致西夏之患夷人野心大官未足消怨也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大臣皆曰善懷恩入白上上使文升及大通事昇往通事王英者言於太監汪直曰公往撫大功也直年少喜事自言上不得往則示意文升文升謝絕之遂疾馳及也會格之貢使于途且至先縱一二人歸使諭以朝廷德意諸被屠家纍纍皆來文升慰之好語給以牛布而海西與三衛亦皆來文升察其意不盡實移文總兵劉信若副韓斌率所部伏

待之俄果入寇斬其二百餘人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於是其都督産察等率衆歸命文升譯審其諸舍人失官者使襲如故諸夷皆感激王英謂汪直曰馬公言撫夷矣何又入寇也直復自言上往許之至開原文升所撫夷來見直不納則皆忿乃請文升還撫定之文升語直夷既撫矣皆公功公今與我同歸直欣然許焉顧陳鉞見直卑諂盛供帳而文升平伉無所讓直殊銜之即陳鉞亦以前隙思中文升也亡何兵部坐信斌失機信斌賂直求復官直許之兵部欲即訊信斌念直在未發會直有事河南遂求訊之

直還怒甚適有上疏救斌者直遂請同定西侯蔣琬
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還信斌獄皆解有言文升禁
不與建州夷農器故建州夷虜反覆直以密奏上下
文升獄謫戍四川重慶衛天下聞而寃之汪直則偕
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然未久皆敗直敗詔文升復
官致仕二十年起左副都御史撫遼東東人皆喜文
升益禁戢中貴人總兵毋得爲朘削亡何進右都御
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其地旱預備之歲侵
無流莩者名拜兵部尚書上幸方士李孜省而文升
時時言孜省於朝孜省恨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孝宗即位名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丁繼母憂
奪情視事頃之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太
子太傅淸寧宮成賜蟒衣白金官其子琇錦衣百戶
其冬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尋復爲
兵部尚書久之加少保文升在位數年則有經理哈
密事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其先脫脫來歸文
皇帝文皇帝封之忠順王使居哈密以通西域王位
重兵弱而土魯番者近哈密最盛強忠順王孛羅帖
木兒死王母努溫荅力守國土魯番會鎖壇阿力鹵
之以去幷奪明故所賜王印成化中鎖壇阿力死甘

爲守臣乘間立王母之甥罕愼而鎖壇阿力之子黑麻誘而殺之以自求王文升不許請切責阿黑麻阿黑麻懼以王印來歸時王母巳死矣文升念哈密弱非得壯王莫塡之訪得元人遺孽陝巴者請送居哈密爲王乃土魯番復刼陝巴及王印去大學士丘濬請文升策文升曰西域賈胡不善騎射弁利是急自古未有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因自請往朝議北虜匪茹非文升本兵莫仗乃使兵部右侍郞張海都督緱謙往經畧海謙以朝廷所賜阿黑麻勑書使人往諭阿黑麻久不報文升請安置其貢使四十餘人

於兩廣福建閉嘉峪關禁斷西域諸夷使諸夷歸怨
阿黑麻以孤其勢而阿黑麻益横日且領夷兵萬人
攻肅路甘報至朝中姝恐文升言此虛聲也土魯番
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
又無水草者數程我整兵以俟比至肅縱奇兵擊之
以逸待勞不返矣亡何阿黑麻復據哈密文升請用
漢陳湯故事使人至彼襲斬之肅州撫夷指揮楊翥
者熟知哈密道有計策文升名與計使副總兵彭清
縣捷徑急襲之而巡撫都御史許進與淸偕往爲所
覺皆從去然猶獲追勦之阿黑麻以是復遣使入貢

以王印來歸且求其使人之安置兩廣福建閒者文升謂阿黑麻名畏威悔禍故多詐端請令齋王印俟命甘州然後取我所安置使人付之遂復護陝巴還入哈密自是黑樓國諸夷聞風來貢文升在兵部疏陳時事多侵貴幸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愞者以是有怨家夜射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詆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上令錦衣嚴訪給騎士十二衛之出入文升所策北虜南夷宜征宜撫遣將遣使悉中機會吏部缺尚書朝推文升給事中言兵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特加文升少傅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

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會當考察京官上名文升精心
受事是時文升年且八十矣吏科給事中吳蕣言文
升子與都御史戴珊妻妾比皆以賍敗雖或以爲冐
或以爲謗顧二臣陰妻縱子在平時不可以考察戶
科給事中王蓋言文升老聵少子納賄司屬作弊俱
不能知珊縱容螟蛉溺愛妣雞挾私徇囑人望已去
文升珊各自劾乞休上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
升珊歷事累朝清謹素孚言官雖許風聞顧事未有
實可因口語遽廢明幽上下蕣蓋獄令文升珊無辭
避於是文升珊奏蕣蓋素行不謹恐考察見黜故先

劾臣預抵且其不謹實跡皆有案籍臣今黜之彼名
報復不黜即避嫌不公有負上委伏乞聖明裁示上
命驗籍以聞既上上以彝惡尤甚命落職為民盖冠
帶閒住滿九載考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文升立朝與
王恕同時所論天下事知無不言非盡必其官下職
掌者恕直而劉文升練而詳天下傳誦焉其他杜塞
權倖補救時弊無所避顧朝廷大議常待文升乃決
文升在吏部都察院言吏部銓注百官故事先具闕
本次具選本引奏明朝廷欽選也今闕本不具矣闕
本不具何據銓其人為某官也當依故事釐正以尊

朝廷之體又言高皇帝開科取士一本經術惟進士科最重又謂將來用人皆出京官尤所加意故初仕之時且令試職一年後考覈堪用者與實授不者量材調用蓋作養造就至意不知何年廢此舊章今南北二京惟諸道御史初除試職六部主事大理太常寺評事博士六科給事中行人中書舍人俱不經試就與實授所以在京進士諸色得官之後莫肯究窮政務考閱古今涵養德性端正心術一遇用人之時輒有乏才之歎及陞擢外任多至不稱陞雖愈驟退亦愈速治道未隆職此之故請部署諸官一如舊制

及御史事例舉行又言今之守令繇進士舉人出身往往得人從監生除授者鮮能稱職揆厥所自蓋監生坐監并在吏部聽選通前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除授之時已五十上下氣衰志餒所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吏部雖有黜退之例都察院巡按御史按察司雖有拏問之嚴然今日黜退固爲老耄貪婪後來除授又是此輩且或闒茸甚於前人臣謂賢才之盛未有過進士者也進士除授外任令人皆不樂爲顧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初任守令使其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

或補內任輔世養民有餘裕矣蓋其言之有關政體
吏治者他日其本州缺守文升用例貢李邦彥爲之
人皆駭異及治州嚴明廉幹其州同知某者以主事
謫州判某者以御史謫皆唯唯聽從出其下州以大
治人始服文升精於用人武宗即位文升居位久其
左侍郎焦芳文升鄉人也而覬之會熊繡爲兵部左
侍郎推繡兩廣繡怏怏不欲行流言聞于鄉人御史
何天衢因劾奏文升私其鄉人王鯨之爲同知者與
其壻崔志學又多除部官失覺察文升力言臣於先
朝累乞致仕先帝不許今歷官五十六年年八十有

一老矣乞賜臣歸報許賜勅給驛予月米歲夫而焦
芳代文升歸三年焦芳搆於劉瑾用小怏削文升官
秩子琇調守禦本州文升壽卒年八十五瑾誅贈太
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
介特寡言笑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立
朝五十餘年屢起屢躓不改平生平生善攝少疾卒
前數日州西大劉山忽崩其日天鼓鳴異日里人自
葉歸遇文升蟒衣玉帶騶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
狀
郎曰馬文升蓋有西征石城撫安東夷興復哈密三

記云孔子作春秋書齊人歸田不自功也予攷國史石城之征以歸項忠無一語及文升何哉興復哈密許進撰平番始末自叙勞苦而文升乃言守臣貪功坐令其酋長得遁去關內關外予不知孰是君子不自功君子亦自功乎其知無無不言能無無不爲至今稱名臣無間辭也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東平州人有寶者宋南渡爲都統制從岳飛岳鄂闕飛死棄官居華容父仁宅起家瑞昌知縣選授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副使瑞昌山中有新附流民邏人索賂不得誣民反上司治兵征之

使仁宅前行至谷口民喜出自辨仁宅身保之遂免於兵副使廣西時以郤土酋黃竑金擒治其二子後爲所陷坐失官大夏天順中舉鄉試第一連舉進士選庶吉士自負文武長材以張皇六師爲巳任同時摛藻之士每竊笑之成化初當撤館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累轉職方司郎中凡武職諸弊端事涉欺罔者建白振刷亡遺力酬應旁午悉中窾會奏疏書牘口占授吏不須屬草邊警狎至尚書必問劉郎作何處分也安南國王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于老撾汪直生事開邊欲乘閒取之以中旨

索永樂中調軍下安南數大夏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往來責取答大夏吏大夏若弗聞也者而從容力沮之朝鮮貢使爲建州虜邀劫請改道從鴨綠江抵前屯以入山海關下兵部議將從之大夏曰朝鮮入貢道自鴉骨關繇遼陽紆廣寧過前屯徑三四大鎭而後至山海者此祖宗微意使外夷不易窺中國也雖道之捷固宜從舊子俊深服其言大夏旦入署恒見一婦人攜少男衣青布衣候籍役久不見籍則其子布衣已失之問知爲故勇士妻攜子求替司籍同官稽慢不理舉衣囑吏矣大夏責吏還之爲婦籍役

婦感泣還祀大夏其舍而中宮阿九者其兄某爲京衛經歷坐事被笞會旱憲宗方齋禱阿九從旁譖曰陛下慈悲奈羣臣不體聖意何即如兵部郎中齋而淫笞人經歷某亦誣上奏憲宗大怒捕繫詔獄使小貴尚明緝大夏私事明分遣較無所得笞之較泣曰小人緝外皆云劉郎中何所得瑕疵或悉其物色向勇士妻籍役之易有賄乎較往餂勇士妻妻曰不費一錢也因具言其事領入舍舍祀大夏主較驚歎走還白會太監懷恩亦力捄憲宗杖大夏二十還職如故而有一中官知大夏者欲薦爲兵部右侍郎大夏

巽謝中官即求補外轉福建叅政以母喪去孝宗初
服闋還朝詔大臣各舉可都御史者戶部尚書敏薦
大夏大夏時已見二毛不飾冠履往謁銓司銓司咸
口笑老亦堪都御史耶良久擢廣東右布政使廣西
田州泗城官族弄兵大夏往譬之悉服從廣中山寇
亂與按察使陶魯領兵平之下生擒令令至者必集
名其土人辨識非親族陷賊者乃坐大夏時時從陳
獻章游與泛舟厓門見陶魯作大忠祠祀宋文天祥
張世傑陸秀夫三臣者歎曰慈元楊太后同是死宋
陵寢蕭然弗協義起即因慈元殿為廟以祀太后遷

浙江左布政使六年河决張秋治河侍郎陳政卒下
詔求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可久任者廷推無過大
夏進右副都御史與太監興平江伯鋭塞决隙賜名
安平鎮踰年論功加左副都御史視院事尋改户部
右侍郎轉左侍郎値虜寇雲中命兼左僉都御史往
理兵餉往時納芻糧必千石則中貴子弟爭爲市轉
賣邊人以牟大利且亦腐敗不可勾稽大夏至立收
市法令米十石芻百束皆得告納於是芻糧家無多
寡盡得輸中貴子弟卽欲收糴無從邊人以爲利亡
何移疾致仕屏居東山之麓築竹室出入乘驢駒牝

馬作壽藏自銘焉大夏蒞官所至不自矜重事當行不先洩未可者下僚吏用尺書不以移文故其僚佐莫不盡心至接引士類片長寸善自謂不及雖強悍權貴夷然亦得其愛慕憫傒憂時形於詞色事關國家內斷不易外爲周旋故天下之望歸焉居三年即家拜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攜二僮豎之官廣人大歡喜一歲召爲兵部尚書兼攝提督軍務時上方注意太平裁抑奄寺搜剔冗蠹大夏承上指行之數與劉健謝遷李東陽都御史戴珊被召對而與珊尤頻上語久夾城日高猶未下殿天下忻忻望治焉光

祿寺自成化以來內臣猥多湯飯煩費刲殺生口莫
可筭數常供不足賒借之累下及閭閻大夏以上意
請裁損之歲減費可八十萬上命脩淸寧宮中官言
上下兵部役卒萬餘大夏奏減十之五中官言上曰
大夏不急宮工上命內閣調旨切責內臣以告閣臣
劉健曰劉大夏無事時猶求退也責之卽迫切去矣
此時何人可代孝宗忻然納焉上欲宿兵京輔左右
肘腋以重王畿大夏緣上意使保定兩班操軍皆回
衛團操其處復淸騰驤四衛勇士之濫籍歲貢宮府
費數百萬而內監無所得私役軍一日造飛語帖宮

門孝宗曰此地非外人可至必輩忿大夏謗傷之也自是有名對上舉目四視內侍皆却立數丈許但注首竊竊聽一日旦語至午大夏跪不能興上曰劉尚書老矣而忘起之使太監李榮掖之出榮且掖且語曰吾儕無狀望老先生上前寬之也大夏曰上天性明悟政事外某未嘗敢輕毀譽人也抑上亦言老太監贊某上前自料蹤跡疏遠何老太監念之之深也榮曰公當朝大臣第一榮雖小人敢蔽賢耶壽寧侯請以某人爲邊總兵上使李榮口語大夏榮對曰劉尚書有旨傳奉且執奏奴輩得口語之耶他日朝

退授大夏劄于則朱書其人姓名大夏退語同列曰是人不稱當别舉上竟内批用之旣僨事上名大夏曰前所用人非朕得已今悔矣大夏朝上望不見其班意欲召遂巳明日諭曰昨欲召卿卿不班吾恐御史糾抑同官之中有忌者矣蓋是時劉健爲内閣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上獨頻召大夏珊不無望偏聽云凡上所諮詢大夏與大夏所以稱上意者語具孝皇記孝皇方欲與二三大臣講求天下之故遐想帝王之盛亡何賓天矣大夏臨慟不能興武宗卽位大夏條陳十許事皆剴切有詔施行而上

方少從左右狎游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詔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遞續廩給扶瀕行賜白金綵幣寶鏹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送之跌宕悲壯天下傳焉初諸內豎望大夏弘治時事也故勇士將軍久緣先帝意裁省一日入侍少內豎故激上曰劉尚書竊朝廷爪牙矣上怒太監寗瑾叩首曰此先萬歲意不關劉尚書上罷而先帝與大夏論諸臣才不愜劉宇焉宇憾大夏不爲地大夏去與焦芳譖於劉瑾曰劉君家富搜其貲可當邊費十二劉瑾坐大夏先妄薦雍泰罰贖米二百石未慊也會

廣西土酋岑猛先時據田州猛平設流官以岑湖爲
知府湖畏猛尚在淹留不至及其至則猛復據田州
叛瑾令逮湖至京考訊湖訟冤謂激猛者孫鎭守太
監韋經總兵官毛銳巡撫都御史潘蕃經復訟冤謂
孫大夏瑾矯旨俱逮捕之官較至華容大夏方鋤菜
園中較曰孰爲劉尚書宅者大夏指其所居曰汝欲
捕之耶即偕入即入就捕乃故鋤菜者也大夏以養
菜食官較持數百錢騎小頭口與往較驚曰相公何
簡易若是大夏曰此甚易事即杖死十餘錢買蓆可
褁矣至則下廷鞫欲坐以死罪都御史屠滽曰劉尚

書不得死比瑾嫚罵亦不得戍耶瑾已詗知大夏誠貧李東陽又從中婉解乃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與蕃俱謫戍銳革其太子太傅銜罰祿米五石太夏戍所得貴州之清平衛芳宇復曰善適便其過家瑾改肅州焉命下覓載驢車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焚香罷市父老泣涕攜筐餚餽餉之既至上伍如軍人軍帥驚問曰軍當逐操耳軍帥跪曰相公請返否毋勞因復作壽藏爲終計初大夏就逮時四方知舊欲鳩賂以解大夏固辭卽死累一身耳賂以解累平生矣既至肅乃有故所舉武帥二人齎金

助皆力卻之曰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居二年宗室反者寘鐇平得赦歸又二年瑾誅以原官致仕初大夏故不爲孫子求恩他日有大臣乞蔭敘者言官言大夏官至一品猶耻而不求今當舉以媿之及之戍人曰公不挈孫子從乎曰大夏仕而無以庇之奸累之耶大夏有外孫孫繼芳仕提學副使一日詣東山草堂大夏與論平生繼芳曰公全節完名庶幾終始大夏曰古人蓋棺事定今一日在世尚憂未了因言晏子身沒家無餘財我死更何似繼芳曰公孫子皆力田謀食公必欲其餓死耶吳廷舉曰憂民

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劉公足當之陳獻章曰劉公守身如女愛民如子毋論當世古人不多也士大夫無知不知皆稱大夏東山先生天下以其存亡爲重輕雖外夷亦聞慕居數年卒壽八十一子祭葬特進太保謚忠宣

郎曰鬼神之事誠亦有之予見華客人言天順會場之火若有三神人推劉公出之棘牆之外公方裸踰牆出若有神人與之衣其後先報以吉凶事劉公卒用至大官抑大神之所助者德也三神人者華容東山之神劉公今子孫蕃衍盛於詩書家歲遞祀三華

容神云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昇舉鄉貢爲順德嘉興慈谿訓導擢嘉興教授昇在官以身爲教意議所到輒抗言高論不嫌越職杭湖諸府漕倉去河遠奏徙之嘉興吏胥時被織乘馬觀海諸衛進表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有民坐豪當籍都御史谷昇素練其人頗力解之一提學官以衰去朝議將起復執政者語及昇曰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寢昇有兄昇仕布政司參議次子琛順慶同知珊其季也珊舉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二年擢監察御史久之奉勅督南畿學政正身先教常占器識於文藝之中陞陝西按察副使仍專督學珊學政如南畿而居陝日久待士益親士亦愛慕之陞浙江按察使令尚清簡人稱足繼軒輗之後踰

二年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終任不持閩中一物
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先是蜀賊野王剛嘯聚不逞劫掠夔州新寧往來東
鄉大寧大昌諸縣轉入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
金州平利西鄉諸郡邑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
請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賊聞風潰珊以湖兵
深入其巢誅其首惡餘黨千人擒而縱之其事遂定
四年名入刑部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爲僚同
德協心敬愼繇獄一時稱人望焉久之轉左九年遷
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名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孝宗

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上知珊清慎廷宣面問恒移晷刻珊疾求退前後六上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珊感泣上亦為之動容既不得命遣琴先歸私懇劉大夏力言上前而上固留之珊益感泣武宗即位不敢輒言去疾再作竟不起贈太子太保諡恭簡珊和粹洞達意常近厚中實耿耿守法奉公有請謁者不色拒之顧無所撓入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其一意職守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削章治牘辰入酉出至老不衰歷中外所至有聲於督學尤著

郎曰臣讀弘治間事令人恨不當其時君臣魚水可
謂盛矣若是而不思佐明主則非人也伊尹曰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其謂是歟